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佑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嚴考課之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蔡沈曰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

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熈也

臣按此萬世考課之祖夫三年者天道一變之節也至於九年則三變矣天道至於三變則人事定矣盖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鋭於前者或退於後勤於始者或怠於終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皆如此此事則然而他事則未必然暫則可以眩惑乎人久則未有不敗露者也為政於三年六

年不變固可見其槩矣安知其後何如哉必至於九年之久而不變則終不變矣於是從而黜陟之聖人立法緩而詳詳而盡真可以為萬世法也豈但使一世之庶績咸熙而已哉萬世用之而萬世咸熙矣帝世立此法以來後世多不能遵用或以一年為一考或以三十月為一考或以六期為斷或以三年為斷未有若我朝本帝世考績之法以為一代之法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時廵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廵狩時廵者猶舜之四仲廵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臣按令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朝覲即此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也但周有廵狩之制而諸侯朝以六年而令則三年一朝耳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册以獻於朝廷是考制度之餘意也政績舉者有賞擢之典否則廢黜焉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官周至於今日幾三千年矣僅再見焉漢唐宋皆無之嗚呼此聖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

歟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聽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詔王奏白於王廢置有功者置之進其爵無功者廢之退其爵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周禮月終則有月要旬終則有日成則是日月皆有考也至於一歲之終則有歲會則是一歲有考也於是歲終大計則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之法然猶各計其所治之當廢當置者而未

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羣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大宰受之每歲而詔于王至於三歲則誅其幽而賞其明此三代盛時考核嚴而會計當上下相維體統不紊也其以此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治事之計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會計之狀）乃致事（謂致事與王）

臣按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西漢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猶有古意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聞於朝廷以行黜陟亦是此意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散見於各人

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必有成法可知矣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

胡寅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

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偏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

舜而措俗成康乎

臣按仲舒所謂積日累久以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詔王必先之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而後及於以久奠食焉後世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為斷是則古人所以詔王者有三而今世僅用其一也以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恥不貿亂賢不肖不渾淆難矣然則天下之大官職之

多寡營千萬不斷以歲月而欲一一别其稱否其道何繇曰立爲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與能之目常才則循夫一定之資異才則有不次之擢如董子之策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則人知所興起莫不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而廉恥不至貿亂賢不肖不至於渾淆而國家之政務無不脩舉矣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

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黄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臣按漢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故於考課之法特

嚴考試功能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勵選用所表
郡國上繫囚有笞掠瘐死者又詔丞相御史課殿
最然猶恐其上計簿具文欺謾又使御史按之使
其毋以偽亂真噫善有賞惡有罰而又命御史按
之恐其具文宣帝如此綜核而在當時王成猶以
偽增户口受賞人偽之難防也如此況漫不加意
者乎本朝在京官考滿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
覈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

憲司是亦漢人命御史察其非實毋使真偽相亂之意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臣按此東漢考課之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而奏其殿最以行其賞罰則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數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法以

疏通之輙憑廵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録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

謹者尤為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顔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意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

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謚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齎恨況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未必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厭服其心哉宋韓億為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擧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蟲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下亦望為京朝官奈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

錮人於聖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其畧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須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今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

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臣按杜預此注亦是以六年為滿考非復有虞之制也然每歲逹官各考所統六年而後黜陟之其法亦善盖明著奏牘以上聞視彼後世暗加詢訪而無案牘可稽得於風聞而無實蹟可驗者固為

優也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内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鎮防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進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較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滞予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備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

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讐較精審明於利害為較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德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録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簡之最十八曰職事脩理供承强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簡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

一最四善為上上一

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臣按唐考課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則是以每歲而考之亦非有虞三載三考之制然以後世考課之法較之猶有可取者焉以

其詳於善而畧於最也盖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禄其下奪禄又在下解任亦庶幾古人黜陟之微意也歟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条官各以曹務閒劇為目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

得選秩其七階選人謂從政郎宣教郎文林郎通直郎承直郎承議郎奉議郎則考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臣按宋考課之法其初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其後考第之法以一年為一考皆非有虞考績之

法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復

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告於其君仁宗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輙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

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獘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臣按光所謂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二言者切

中後世考課之弊人君用人誠能專而久則人人
得以盡其才究其用而人所毀譽之言久亦自定
於是因其名而責其實就其文以求其意則用舍
當而賞罰公矣
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
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殽考之功狀則巧詐
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
人而決諸己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

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又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當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寛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内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脚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

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脚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人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

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法歟

以上嚴考課之法臣按吏部職任之大者莫大於銓選考課銓選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而因以試用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脩廢而因以升降其初入仕也以資格而高下其職其既滿考也以考課而升降其官自古求賢審官之法不外乎此二途而已誠

能擇吏部之卿佐俾自擇其屬秉銓衡者量才於資格之中覈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惟公惟明不偏不黨則國家有得人之效事妥民安而制治保邦之本立矣

正百官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茅根之相連者以其彙類也征吉

程頤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

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葢各從其類也

臣按進一君子則衆君子進進一小人則衆小人進此泰之初九所以有拔茅茹以其彚之象也夫

致泰之道亦多端矣而作易聖人必以是而繫於一卦之初者以見人君欲財成輔相天地以左右乎生民者非得衆君子以為之佐不可以成泰功也此致治者所以必慎於用人專於委任以致夫泰治而又崇推薦之道以保其泰於悠久焉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安石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

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臣按有虞之朝命禹為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之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遜於夔龍噫君以其人為賢能而

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和穆也如此此百官和於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歟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而以推賢讓能望其臣盖欲其效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而又戒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其切望之也深矣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

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臣按此言則為臣者見賢而不舉為君者其臣舉賢而不能用鈞為有失

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

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臣按他書有曰祁奚為大夫請老晉君問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其言比左氏尤為明白至其所謂公之一言真誠人臣舉

賢輔君之要道也

解狐與荆伯抑為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

臣按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又曰恩讐分明非有德者之言況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為國苟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則其人可知

矣

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熹曰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程頤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

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臣按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孔子此言雖為仲弓為宰而發然推而廣之使人君之治天下在朝之臣各舉其所知之賢才則人人所知者皆舉而用之而天下之賢才無遺者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張栻曰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臣按天生賢才以為君用人能引而進之其為祥也大矣媢疾之人蔽之而不容其進非但不祥於其身國而不幸有斯人豈非大不祥哉漢詔有云蔽賢蒙顯戮以是不祥之人投諸豺虎有北可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臣按或人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蓋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由是以觀則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其高下可知矣

漢武帝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臣按末用之賢其進與否在公卿大夫之見任者後世立法因其所舉賢否而坐其舉主則有矣未有以賢之不進而誅其見任者以責其必進者也

漢去古未遠故其詔令之頒猶有古意存焉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夫在官之人其中賢

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

臣按唐宋舉官自代之制盖本寔之此論非獨可以見其人材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彦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張說喜推籍後進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

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始知進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名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臣按為大臣者皆能如狄仁傑張說之薦賢其為國家治道之助多矣李克曰達觀其所舉二臣之所舉如此則其人之賢可知也已

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

用之

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踈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茍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才曠官之病矣

文宗時中書門下奏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

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録録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如犯贓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

臣按人之難知而節之易變者莫如利今日不取安保其他日之皆不取哉此事不取安保其他事之皆不取哉人固難保矣而所以坐人罪者又未必皆得其實此連坐舉主之法名雖美而實未易

行也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録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廹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廹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

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獘似美故其初激昂實獘故其終靡格若曰吾姑嚴為之防爾則姦人窺之其獘益甚然則奈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茍給目前策之下也

臣按胡寅所謂人君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

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推本反己之論

宋太宗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各於京官幕職州縣中舉可升朝者一人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

臣按宋朝內外官皆責令在廷大臣舉薦不顓顓用選法也

端拱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臣按舉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舉主自首原罪之比盖以所舉之人事未彰露即許首原既已彰露必坐以連坐之罪此法苟行則所舉及受舉之人咸知懼矣

真宗詔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条官並同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諳委或衆共推稱至令閤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奏聞當行責罰

臣按宋朝人君切於舉賢如此可以為後世法

真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在內者於閤門投下在外者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臣按此舉官自代之制誠能舉而行之吏兵二部各立簿籍二編次所讓表狀一以進內一以留司據此以為銓用升擢之資其於進用賢才不為無

益

司馬光言於其君（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如韓嵩之薦韓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如李嶠之薦李邕）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曰經術精

通可備講讀科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張說之薦張九齡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如魏元忠之薦吳兢　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如李祐之薦李巽　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如丙吉之薦于定國　應職事官自尚書以下每歳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鈔録舉主及所舉官姓名歳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執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

臣按天下人才不拘拘於此十科況其各科之中所當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為當如蘇洵所云書曰載采采舉人者當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舉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取人之路廣當道者量其才器而用之庶乎其得人矣

英宗時詔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

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舉其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司馬光言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有此詔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兹蓋亦脩故事飾虚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乞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其資敘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遇文武官員有闕應係上件差遣者並乞於所舉官簿内資叙人中親加

選擇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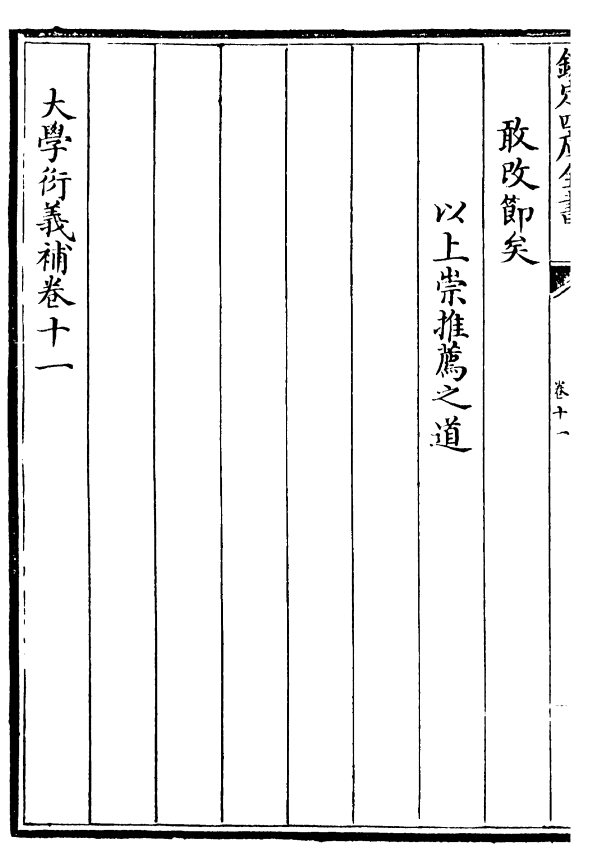
臣按光所言數年前亦有此詔而今之所行亦是脩故事飾虚名而已此切中後世詔令之弊非但求賢一事然也所謂置簿禁中一説尤為切要但欲遇闕親為㸃定似乎未善臣愚以為必須待所司各擬以聞然後據此簿考其當否以㸃定之如此則人君於一世之人才皆有所據以知其人亦可因所舉之得失以知其人之賢否

蘇軾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為善以求舉惟其既以致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

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又曰令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

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蓋以連坐者多故也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

臣按蘇軾此言葢以職司守令於其屬有可督察之勢而欲以舉官之罪罪之夫職司守令在其人今日之已任則為其屬其屬有罪而不察固有罪矣若夫舉官前日之所舉而今日有罪彼又何預哉臣愚以為宜令舉主於初舉之時明具保任連坐之狀若其所舉之人有不如所舉許其於事情未露之前具實發覺之則原其繆舉之罰如此則舉人者有所恃而敢於薦揚受舉者有所畏而不



敢改節矣

以上崇推薦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程頤曰六三隂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臣按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别而其所事亦有君子小人之異人君用人當隨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則君子小人各止其所而無有非所據而據者

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無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貴之位者皆世所謂君子也凡任卑賤之事者皆世所謂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則孰敢萌非分之望也哉

易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實也其形渥赧汗也形渥本義以為刑剭謂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頥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隂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儌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可況大臣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必至於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

於不勝其任之故也雖然人臣不審於自擇一身一家之禍爾人君不明於所擇則其禍豈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萬年之基業下以戕生靈千萬人之身命嗚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焉可不量其德詢其知度其力而輕授之尊位與之大謀委之大任哉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呂祖謙曰官爵及私惡非𢙣天聰明矣

臣按天下治亂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賢能則事得其理人稱其官而天下於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己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論德而人有惡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復計其人之稱是官與否其德之稱是爵與否則庶事隳而名器濫矣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送迎賓客之官）兮何（揭也）戈與祋（殳也）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冕服之韠三命赤芾）維鵜（小鳥也）在梁不濡

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

陳澔曰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自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禄而不稱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執賤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

顧乃使卑賤之人衣尊貴之服居清要之任豈得為稱哉

論語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捨置也）

程頤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謝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臣按人君任賢退不肖所舉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則凡布為紀綱施為政事者咸順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無有不心服者矣苟為不然於其枉者則舉用之而於其直者反舍置焉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將由是而馴致於禍亂也不難矣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

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辨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臣按古人論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惡

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即不用嗇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為公車令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欲言嗇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納約自牖者夫臣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用人之謹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相與之無間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固未嘗問問或不敢答況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啟之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夢帝賚傅說葢其精誠感通之極也後世人主無古帝王正心之學好賢之誠而欲效其所為安知非其心神昏惑瞀亂而邪氣得以乘間入之耶文帝為漢令主而以夢用鄧通輕信寤寐

恍忽之見附會音訓偶合之文其為盛德累也大矣

武帝時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羡門之屬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既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謂所言之方無驗坐誣罔腰斬

尹起莘曰武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

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

臣按將軍之號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矯誣誕妄之人則夫被堅執鋭者安得不解體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為之立此名耳且猶不可況以公卿大夫顯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輩哉尹氏謂武帝能誅欒大輩為明斷臣竊以為斷則斷矣未明也盖明足以燭理則不惑與其明斷之於後又

昌若明斷之於先哉雖然其視諸未用則信之而
不疑既用而無驗心悟其非猶為之隱忍而遮護
之惟恐人知焉者則亦有間矣噫此武帝所以為
武也歟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數
萬人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
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

民之死生繫焉茍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侊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盖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臣按國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報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寵姬之兄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是豈帝王列爵賞功之初意哉

光武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

是擢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說乃已

臣按符讖之書不出於唐虞三代而起於哀平之世皆虗僞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為也光武尊之比聖凡事取决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衆情觖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書果安在哉先儒謂光武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小哉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
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
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
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勲建賢德而加諸刀鋸
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
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
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

之哉

臣按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既宮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深且遠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

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說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

類俳優或竊成文虚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謹一有所偏嗜而為小人

所窺伺彼欲竊吾之爵禄以為終身富貴之資凡有可乘之間無所不至矣人主惟窮理居敬灼有一定之見確有一定之守不為外物所動異說所遷則小人無所乘其隙矣

靈帝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臣按秦漢以來有納粟補官之令然多為邉計及歲荒爾非以為已私也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甿者孰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國家之所儲奚必歛於府庫之中然後為已富哉彼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競商賈刀錐之利將以富國君子以之為盜臣史書昭然在人耳目千萬世如一日焉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晉惠帝時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臣按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爲之等第況無功而可一例陞賞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弊而懷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非所以垂模後世也

太宗時御史馬周上疏曰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本無他才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

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綱馬周皆謂雜流出身者不可鳴玉曳組與士大夫為伍於廊廟之間所以尊朝廷重士類也其言當矣但周謂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無使其為聖政之累何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進其官其視乃考之於舜胡謂業已授之不可追改不亦遼哉

中宗時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

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為相表楚客以書責之畧曰主上新復厥命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禄位寵進官者殆滿千人

臣按袁楚客責魏元忠之十失其五為任官雖曰一時之失然衰亂之世其進用人才所為貨取勢求員外廣置而及於倡優工藝之流僧道方術之

輩往往皆然嗚呼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時始用斜封墨勑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勑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簡較判知官凡數千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謂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辛替否謂

行賞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可謂切中濫官妄費之弊夫國家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於常員之外增官至數千人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盡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費率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輦輓之苦官吏徵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

原書魚尾下書名訛誤

者不增出者乃如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竭國家之府庫輕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壞祖宗之成憲由是而底於危亡不難也

中宗神龍元年除方術人葉静能為國子祭酒

代宗大歷元年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臣按國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道德有學術者不可輕授而唐之二帝乃用術士為祭

酒閣官判國子監豈非顛倒錯亂乎人君奉工天之命踐祖宗之阼固當法天而敬祖爲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輔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是故善爲治者人必稱其官官必稱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師儒之職所以爲帝王之道統傳孔孟之正學教國家之賢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湜言於

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

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乃復叙用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

胡寅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

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湯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其事在可否之閒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謂不改其父之臣謂其人在有無之閒非蠹政害教之尤者也先人有所過誤後人救之使不至於太甚孝莫大焉

即史以觀睿宗信崔湜玄宗信姚宋元祐用司馬

光緒聖用章悖是非得失見矣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范祖禹曰宜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

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之世者也其源出於府庫無蓄積人主鑑此宜節用愛人求賢審官毋使一旦流弊至於此哉

劉子玄言於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過輙遷至都下有車載斗

量權梪盈脫之諺

臣按爵禄乃天命有德之具國家所恃以厲世磨鈍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猶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輕視之無與我共成天下之治顧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於卑污茍賤之徒則是人君自棄其所以厲世磨鈍之器也豈不失其所恃乎蓋國家懸爵禄以待一世賢才以之代天工與之治天民所以奉天命也

非有才德者不可予無才無德者非獨上之人不可予之而下之人亦當自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不可予而予是褻天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褻天之命與不畏天之命厥罪惟鈞然不畏天之罪止於一身褻天之命其禍將及於生靈延於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職可

手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我名器亦當為其臣計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極而官爵不可復加後再有懋功吾將何以賞之哉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更為我取太原因

賜錢五十萬若宋祖者可為善用爵賞而能處其臣矣張九齡諫玄宗而不以張守珪為相其知此意乎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

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之品

所謂塞僣濫之源

臣按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是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别品流既惜之又别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心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宋太祖謂伶人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非但伶人凡諸色雜流皆然

仁宗天聖二年待詔王元度纂勒真宗御書得紫服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又嘉祐三年詔嘗為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軍

臣按宋朝流品之別如此此一代人材所以激厲軒昂遇事奮發而以名節自居磊磊落落以自別於庸流賤胥者蓋由上之人有以甄別起發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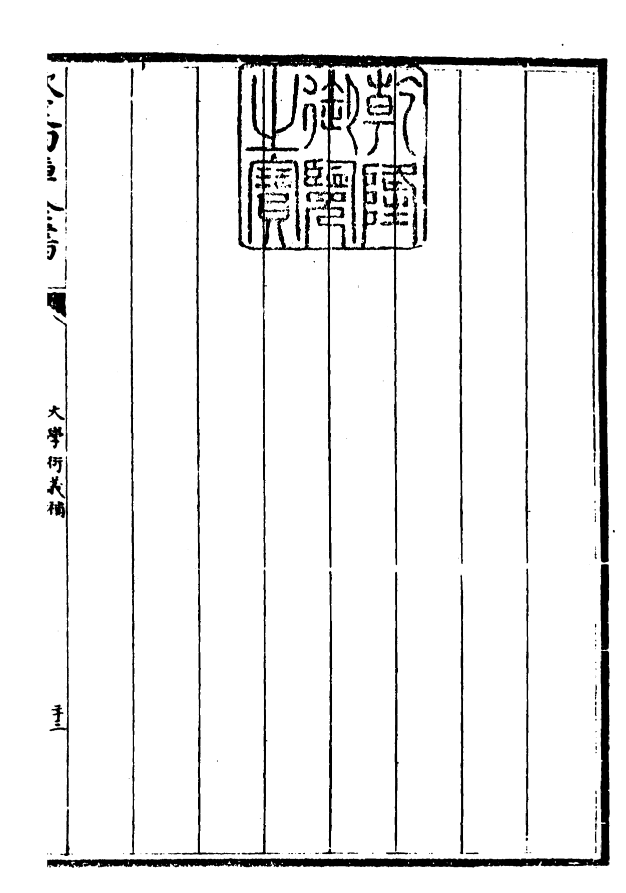
高宗時王繼先醫療有效欲増創員𨷂以授其壻用酬

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庶臣之家用醫有效亦酬謝之否耶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伎術庸流享官榮受俸禄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其應用有效僅能塞責而已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誠為未善臣不願輙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

臣按朝廷之用醫亦猶其用百家也用醫而效乃

其職爾若其秩滿多著全效則陞用之亦猶百僚之課最而進其秩也然又必各隨其品而予之其勞勩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別高宗一聞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可謂能用善矣後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毋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以上戒濫用之失


乾隆御覽之寶

大學衍義補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黃佑

大學衍義補卷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也

程頤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

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朱熹曰泰通也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臣按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萬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蓋由上之人於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關日用飲食之資養生送死之具所恃以為生生者無一而

不得以通於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如此則順如此則逆如此則利如此則害於是量其可否折為中道立為法制定為品則大過者則裁截成就之不及者則輔翼相助之所以然者無非左右乎生民而已上之人左右乎民如此民之心志無有不通達於上者矣下之情通乎上亦猶地之氣通乎天此世道所以為泰歟

剝落也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謂人君以厚下安宅

程頤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臣按山高出於地而反附著於地猶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於民何也葢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有

民也君而無民則君何所依以為君哉為人上者誠知其所以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則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彖曰益（卦名）損上益下民說（音悦）无疆（謂無窮極）

朱熹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臣按益之為言有所增加之謂也今而無所增加

而有損焉乃謂之益何哉有若對魯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有得於益卦之義也

大禹謨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朱熹曰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

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茍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禄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强也小民至弱也君之於民欲生則生之欲死則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

吁人君誠知民之真可畏則必思所以養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於困窮矣夫然則天祿之奉在人君者豈不長可保哉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大祖謂禹也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蔡沈曰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

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后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彊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言萬世人君所當書于座隅以銘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五子自稱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絶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旣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臣按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人君誠能以敬存心兢兢業業以臨兆民如以

朽敗欲斷之索以馭夫並駕易驚之馬惟恐其索之斷絶而馬之驚軼以致吾身之墜惕然恒存此心以臨乎民必不肯非法以虐之非禮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仰事俯育之願則有以固結其心而宗社奠安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明良之君賞加於善人刑加於淫人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空匱其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書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愛乎民也則必養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民之奉其君亦將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矣苟

以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虐而棄天地之性豈
天意哉

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臣按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無民則無以為國矣明聖之君知興國之福在愛民則必省刑罰薄稅歛寬力役以為民造福民之享福則是國之享

福也彼昏暴之君視民如土芥凡所以禍之者無所不至民既受禍矣國亦從之無國則無君矣國而無君君而無身與家人世之禍孰有大於是哉

推原所自起於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張栻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爲得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壙廣野也）

淵深水也敺魚者獺食魚獸也為叢敺爵者鸇食雀鳥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張栻曰秦為漢敺隋為唐敺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敺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惡於所欲者則趨之於所惡者則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

仁則施仁之政以來之所惡者在不仁則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無非仁則有以得民之心而民之歸之不啻如水就下獸走壙矣茍爲不然反其好惡之常民心所欲者則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如此則失民之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視其欲之所在而趨就之則是吾爲之敺之也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尚鑒諸此其無爲人敺民哉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朱熹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

張栻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自

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君無民則無以為國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為哉此人君所以貴乎得民也所謂得民者非謂得其土地生齒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齒而不得其心猶不得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

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為君也以有民也無民則無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凶年飢歲無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從而厚

征重斂不時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則民怨懟而生背畔之心不為君有矣民不為君有君何所憑藉以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務民於農桑薄稅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使天下之民無問豐凶皆得飽食煖衣以仰事俯育則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國祚長矣

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

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臣按魯恭謂愛民者必有天報則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貞觀之世極盛之時也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之時而無悔於既失之後況君非太宗而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動心可乎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臣按子昂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必使之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禍亂無從作矣然則所

以使之樂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圓顱方趾之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産也上之人不以興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其體膚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貲産則凡民之所愛皆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舍去況舍去而死哉為人上者誠能省刑罰薄税斂不窮兵以黷武不營作以勞人則民咸有樂生之願而無輕死之心禍亂

不作而君位永安國祚無窮矣

以上總論固本之道

固邦本

蕃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遍也）知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廣（橫也東西為廣）輪（縱也南北為輪）之數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林曰林）川（注瀆曰川）澤（水鍾曰澤）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墳（水涯曰墳）衍（下平曰衍）

原高平曰原隰下溼曰隰之名物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謂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謂白壤黑墳之類物謂所生之物以相占視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猶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鳥獸以毓育生也草木以任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亦土也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臣按天地生人止於此數天之所覆者雖無所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則有限焉惟氣數之不齊而政

治之異施於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齒有多有寡焉是以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數以驗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廣狹長短以驗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煖燥溼以識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詳審其利害之故蕃鳥獸以為其衣食之資毓草木以為其室器之用别其土壤教其稼穡凡若此者無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戶口必增則國家之根本以固元氣以壯天下治而君

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謂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謂愛幼小二曰養老七十養於鄉三曰振窮閔其無告四曰恤貧助其不給五曰寛疾畧其事任倸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保其常産

李覯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民趨榮而避辱

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噫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誅者果何人也

呂祖謙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歟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謂之保息者保養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時以此養其萬民所以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葢以民之生也始於幼而終於老其間彊壯之年固皆有以自養而無賴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愛

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養之不幸而窮匱焉貧乏焉疾病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寛之而後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惟富而有財者則又因其所有餘而養之焉誠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小人無知或以之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養萬民而於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獨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見也是則富者非獨小民頼之而國家亦

將有賴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為能豈知周官之深意哉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載于天府内史司會冡宰貳之以制國用

臣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皆書于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内史司會冡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貳耳民數既登之後乃計其數以制國用焉始之内史以

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蓋因其户口之多少年齒之長幼以會計其用度之盈縮以見先王之舉事無非所以為民民用既足然後以制國用不厲民以自適也

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籍也）辨其國中（王國之內）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也）下（除也）其死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獻其數于

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冡宰貳之以贊王治

臣按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天子之所以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貴而為四海九州之人愛戴之無巳者非民孰致之故雖匹夫匹婦之賤且貧而天子必敬而愛之不敢以其勢位權力加之况千萬億人之名數聚於一書之閒而敢輕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

獻民數而必拜之者此也雖然徒拜其民數之版而忽其蠢動之人則亦虛禮而已此人君所以貴乎有愛民之實也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

漢律人出一筭令人出五筭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

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恵愛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有罪婦人懷姙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歟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崔寔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寛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寛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荊湖之人觀之則荊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右之

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荆湖自朝廷觀無分於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世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羣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

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户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户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户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版册見有某人主户本貫無人者不許見當某處軍匠遇闕依次句解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册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

邑收為見户俾與主户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夫則户口日以增矣江右有嬴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寛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户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戸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

臣按此東漢戸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戸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戸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偽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

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

遍於天下人俗康阜頻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户上版圖者八百九十

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

雎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户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

比崇漢室而人户纔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經國馭

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户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

憲宗元和時户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户幾一千萬元和户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離乎其阜蕃

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蓋國之有民猶倉廩之有粟府藏之有財也是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以使民受害而戸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玄感李密也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鎛之

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宫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也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臣按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黃籍民年十五為成丁十四以下為不成丁蓋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

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臣按古人有言觀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國之彊弱臣竊以為非獨可以知其彊弱則雖盛衰之故治亂安危之兆皆於此乎見之是以人君常於拜受民數之後閱其版籍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數今日之民較之前世多歟吾則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養之寡歟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則危

者可安亂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

以上論蕃民之生

大學衍義補卷十三